



天伦

## 复读机里藏着母爱

□ 刘贵锋

初中毕业后，我到离家很远的县城上高中。我和同样来自农村的同桌东子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，除了上课，周末我们也常常在一起，一起爬山、学习、熬夜看小说——如果太晚，还会留宿挤同一张床。

寒假过后的一个周末，东子找我自习。在他取出作业的瞬间，我发现他的书包里躺着一台复读机。那时候，复读机是稀罕物。我家有一个巴掌大小的收音机，装一节大电池，能收听为数不多的几个广播电台。平时，我们把它挂在墙上，不可以随便动。唯有中午播放评书和晚上播放新闻的时段，父亲才拿来给我们听一会儿。

一个学生拿着复读机，让我惊奇。

大约是注意到我异样的眼神，东子从书包里拿出那台复读机，对我解释：“前天，我姐在百货公司给我买的，一百多元呢。”说着晃了晃，塞回书包。我们在桌子前做作业，后来东子困了，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写作业，一边顺着东子的方向望去——他枕着手臂，睡得正香。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的脸上，也照在他的书包上。书包没有完全合拢的缝隙里，银白色的复读机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，格外醒目。

那是1999年春天一个周末的早晨。我长久地打量着复读机露出的那一部分，心里涌起一股莫可名状的情绪。我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触摸它，光滑而温暖。那异样的感觉从指尖传来，瞬间遍及全身，使我一阵激动。

那天以后，那个复读机好像在我眼前一直晃动，纠缠着我，折磨着我，让我彻夜不眠。第二个周末的黄昏，我鼓起勇气，打通了村里小卖部的电话，要和母亲通话。我可耻地撒了谎——上英语课要用复读机，学校要收两百元统一买。母亲对此深信不疑，没过多久，便托人捎来了如数的钱。我顺利地从商店里买来了和东子同款的复读机。巨大的欢喜打消了我心底的那一点点不安。

转眼，到了暑假。学校放假，我坐车回家，下车后，和母亲在村口不期而遇。“妈妈！”她的样子让我大吃一惊，我不禁叫出声来。她原来长及腰间的头发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平头。她的“汉子形象”让我羞愧。看着我嫌弃的眼神，她红着脸嗫嚅道：“天气太热，妈把头发剪……”没等她说完，我匆匆逃回了家。我把自己困在房间里，不愿搭理她，也不愿出门。

几天后，一个晚上，父亲来到我的房间。他吸着旱烟，沉默了许久。“娃啊，你妈是为了你才剪的头发。”父亲吸了口烟，继续说：“前一阵子，你向家里要钱。家里没有那么多，你妈只好把头发剪了卖给货郎客，才凑够了钱。”父亲的话仿佛是平地响起了惊雷，让我如梦初醒。撒谎本已不对，还不理解母亲的苦心……我是多么的不懂事呀！我希望母亲狠狠地批评我一顿，她却抚摸着我的头，微笑地说：“没事的，头发还可以长，我儿的学习不能耽搁。妈愿意。”那一夜，我用被子蒙着头，哭得一塌糊涂。为自己，也为母亲。

随着学生时代的结束，复读机被功能更加强大的播放器代替，成了时代的记忆。但当年我用过的那台复读机被我永久地保存下来，因为那台复读机里藏着母亲对我的爱和期望。

闲情

## 唯见晚风吹斜阳

□ 杜明芬

春末夏初的风，是最温柔的风。万物都在说着关于葱郁的语言，晚风一吹，意境便全有了。竹叶被撩起，梨树上的小青果子一晃一晃，路边的野蔷薇散发出淡淡香味，一只只鸭子排成队，踩着淡淡星光踏上回家的路。云朵飘飘散散，还有偶尔的一两声犬吠惊动了袅袅炊烟……

晚霞色的胭脂被小野花抹上脸颊，我借着晚风与它们轻轻说了句“晚安”。齿状而又细长的叶子们互相推搡，似乎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满天星光。连蛙鸣也在晚风的摇旗呐喊下愈加清脆。晚风当是它们的助力吧，风一吹过，所有的声音就都变得十分清晰。在动态中瞥见的安静之美，犹如在草尖邂逅了一颗欲落未落的露珠。

晚风徐徐，一大片桑树上下翻涌，似绿色的海浪。我看着斜阳的亮色被深蓝色一点点吞噬，感受着晚风带来的丝丝清爽，便觉得晚风应该是带着一种野性——不拘时节，任意东西。野性的晚风有足够的力量，它足够勇猛，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气势。但它的野性又是带着温柔的，带着一种乡野之间的闲散气质。

我想，如果以晚风的口吻来写诗，应该这样写：我赤手空拳打碎夕阳/脚踩祥云迎接月亮/捞出山河倒影/为星星斟一杯儿女情长……晚风的情意一截即破，那些夜色中的浪漫与温柔像是一

朵朵绢花，染上了女儿香气，也染上了岁月静好。而在时光的河流里，谁人的心底不会吹过一两缕令人心动的晚风？日暮的晚风带着斜阳的炽热，是那样率性与纯真，仿若青春。

“晚风吹行舟，花路入溪口。”假使乘了一叶扁舟，我也想跟着晚风随水漂流。或是路过开满鲜花的河岸，或是浅斟细酌与月长谈，抑或是与渔家灯火共沉眠。然后哼着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曲子，向远方飘去。晚风是多么温柔的一个词，风的爽朗和夜的清冷如此恰到好处地合而为一。它感受过斜阳的热烈，穿上过红霞做的衣裳，最后和我一起做了一个有关星辰大海与满天萤火的梦。

我总觉得故乡的晚风是不落俗套的，虽然满是烟火气息，却没有沾染上城市里车水马龙的喧嚣。晚风的孤独感恐怕只

有渔火会懂，或许寒山寺的钟声也能理解一二。晚风的静谧感，我想游鱼能懂，乌篷船会知晓。晚风偶尔也会热闹地去催促一朵昙花盛开，去扯来月亮挂在思乡人的窗牖上。晚风是山水的文章，山水是晚风的清供。林间一溪月，竹林一两风，岂能不美哉？

景色渐深烛光短，唯有晚风吹斜阳。诗意弥漫的黄昏，几丝晚风穿堂而过。此时，月亮的清辉疏疏淡淡，水中的涟漪似有似无，唯有爬满蔷薇的篱笆在晚风的吹拂下翩翩起舞，那是少男少女，有着晚风一般的温柔心绪，在匆匆的时光里跳出《霓裳羽衣曲》。

晚风非是惊鸿面，一寸一段是柔肠。也许不是所有人都拥有惊鸿的姿态，但温柔地活着也是莫大的幸福！



繁花 张成林 摄

美食

## 悠悠蚕豆香

□ 刘平

“立夏立夏，蚕豆过夜。”立夏的小南风悠悠吹起时，正是新鲜蚕豆上市的时节，也是我小时候乡村孩童偷尝鲜豆的好时节。

那些馋嘴孩童中就有一个我。

从家到学校，我要经过一条田间小路。那是一条好路，能满足一个乡间孩子的所有想象：路边有海一样的油菜地，渐渐泛黄的小麦穗，不时从地里飞起的白鹤，秧鸡……更让人欣喜的是，蚕豆快熟了！

是的，整个春天，我们都在等待蚕豆的长成。蚕豆秧出苗了，我们惊喜；开花了，我们高兴；现在，它们终于结出翠绿的豆荚了，有的饱满，有的干瘪，我们更高兴。

一天下午放学，我像往常一样走在田间小路上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偶尔能听到几声不知什么动物的“哼哧”声，空气中弥漫着清幽的蚕豆香。我低下头，看见绿油油的蚕豆秧热情地牵扯我的裤脚，胖乎乎的蚕豆荚精神抖擞地跟我打招呼，有的豆秧顶上还有一些紫蝴蝶般的蚕豆花，眨巴着黑眼睛，好像在说：“蚕豆熟了，尝一个不？”

我抿抿嘴唇，咽了咽口水，抬眼扫视四周。嗯？没人！我迅速低下身子，伸手在蚕豆秧上撸了一把，厚实饱满的蚕豆荚擦过掌

心，绵绵软软，挠得我心痒痒的。吃！我毫不犹豫地剥开嫩绿的豆荚，抠出绿宝石一样的豆米，塞进嘴里，鲜嫩的豆米入口即化。真好吃！

我吃上瘾了，再撸一把，手又伸向身边的豆荚。

“你个贼！”一声炸雷般的吼声在我身后响起，随即跟来的是—阵呼呼的风声，一块鸡蛋大小的土块从我耳边飞过，一个黑影蹿进了油菜地里。

有人来了！我迅即站起来，撒腿狂奔。惶急之中，我扭头瞧了一眼，那个扔土块砸我的人是个凶巴巴的老汉，跟在我身后狂奔，嘴里好像还在喊着什么。

要命了！我再也不敢回头，只是茫然向前奔跑。田埂两边茂盛的蚕豆荚，成了阻挡我狂奔的绊脚石。我摔倒了又爬起来，跌跌撞撞地继续跑。

不知道跑了多久，身后终于安静了下来。应该已经甩掉那个老汉了吧！天色逐渐黑下来，大片的油菜地在晚风中起伏，我停下脚步回头看，四下里除了我，再也无人。之前撸到的蚕豆一个不剩，只有被豆荚染绿的双手证实着刚刚的一场险遇，鞋子也跑丢了。

我的眼泪一下子滚落下来。那双鞋子！父母知道，一定会打

我的，那是刚买的凉鞋，妈妈说要我至少穿两个夏天。怎么办？天边最后一丝亮光也隐去了，我不敢转身去找鞋子，只好呆呆地站在飘满蚕豆香的田埂上，任由晚风吹过我带泪的脸颊。

失魂落魄的我，最后还是一步一挨地回了家。妈妈早就在等我。我不敢抬头，缩在门角落，等待妈妈的责骂。

一双熟悉的凉鞋递了过来，紧接着又递上一碗葱油蚕豆。妈妈笑着说：“饿了吧，来，吃蚕豆。”我瞪大了双眼，等待妈妈的解释。

“那个追赶你的老汉来了，捡回了你的凉鞋，并送了一大包蚕豆给你吃。”妈妈说。

“可是，我……偷了他的豆……”我涨红了脸，结结巴巴地回答。

“那老汉是赶猪，你摘豆时，刚好一头猪躲在你旁边，拱坏了不少油菜。”

我破涕为笑。这才知道，小孩们嘴馋了，吃几个蚕豆不算什么的。只是那头猪——我终于想起了我吃蚕豆时听到的“哼哧”声。

又是一年立夏，新鲜蚕豆被端上餐桌时，我又想起了当年的小馋猫。我知道，这个世界总有一种叫美好的东西，在暗地里生长。